



茶缘

克强著



倘与君有茶缘

请享吾香茗

倘与君有诗缘

请赐吾佳韵

倘与君有乡缘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

茶缘

克强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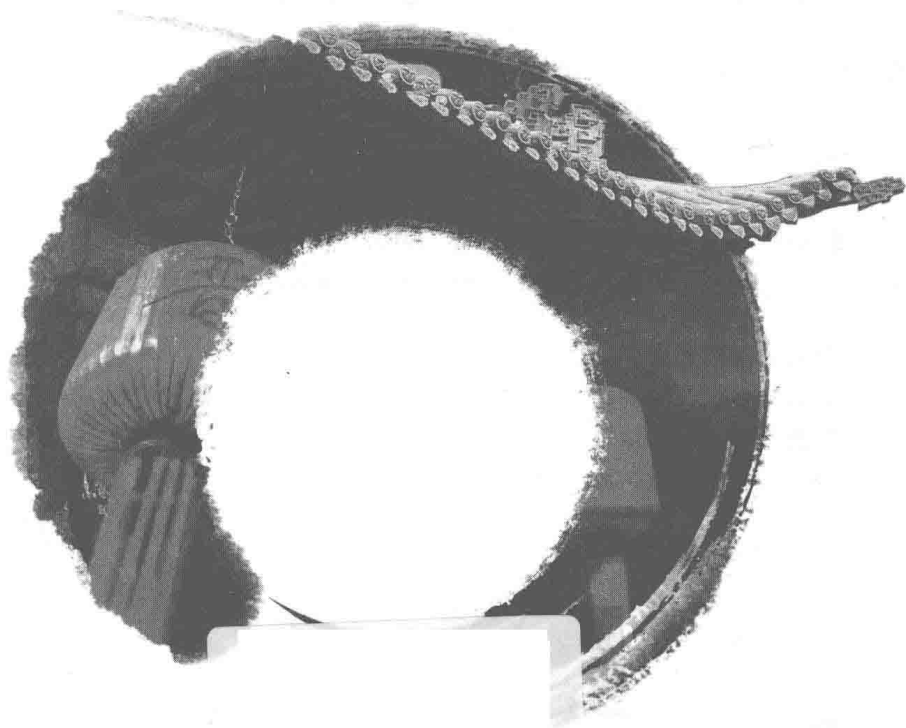
倘与君有茶缘

请享吾香茗

倘与君有诗缘

请赐吾佳韵

倘与君有乡缘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茶缘 / 克强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
2016. 6

ISBN 978-7-5190-1588-6

I. ①茶… II. ①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44802 号

茶缘

作 者:克 强

出 版 人:朱 庆

终 审 人:朱彦玲

责任编辑:刘 旭

封面设计:人文在线

复 审 人:王 军

责任校对:傅泉泽

责任印制:陈 晨

出版发行: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100125

电 话:010-85923043(咨询)85923000(编务)85923020(邮购)

传 真:010-85923000(总编室),010-85923020(发行部)

网 址:<http://www.clapnet.cn> <http://www.claplus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liux@clapnet.cn

印 刷:北京市媛明印刷厂

装 订:北京市媛明印刷厂

法律顾问: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710×1000 1/16

字 数:352 千字 印 张:14.5

版 次: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: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90-1588-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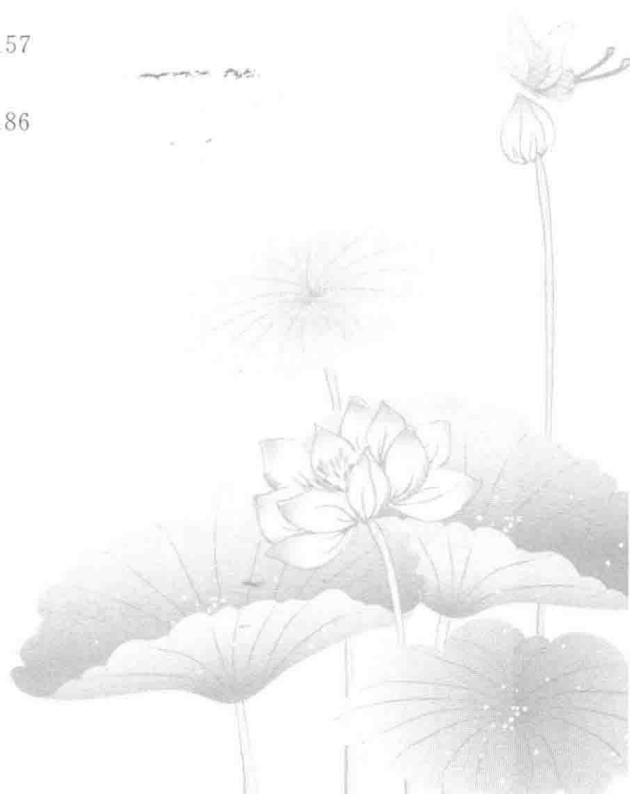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:3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- ◎ 茶缘(小说) / 1
- ◎ 诗缘(小说) / 12
- ◎ 恩仇黄骠马(小说) / 20
- ◎ 义撼亲民堂(小说) / 56
- ◎ 《河洛图谱》传奇(小说) / 80
- ◎ 青山作证(歌剧) / 122
- ◎ 百川通(记实散文) / 157
- ◎ 天吉祥(记实散文) / 186





茶 缘

小妹下岗了。

这几天看得出来，小妹心绪很不好，一个人总是关在楼上她的房间里，整天整天不下来。小妹的房间正好在我的发廊的顶上。偶尔从楼梯口流下来她拉的琴声，也多是幽怨的曲调。全家人都很着急，生怕小妹病倒。

“小妹，跟嫂子学理发吧，嫂子的发屋还正缺个帮手呢。”

吃早饭的时候，我有意挑逗小妹说话。这些天她谁也不理睬，只是和我这个当嫂子的还能说几句话。

小妹眼皮都没抬，摇摇头，显出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
“要不，开个茶屋吧。把嫂子的发廊改成茶屋，哪儿都不用动，把窗上的发廊字样剥去。屋子里宽宽敞敞的，足能摆三四支桌子。弄点花生瓜子烧饼麻花，烧水的灶台是现成的。客人来了，冲一杯茶。没客人，自个儿看看书，拉拉琴。二十四五的大姑娘家，总不能老闷着呀？”

小妹的眼睛慢慢放亮了。

“嫂子，那你的发廊呢？不开了？”

“傻妹子，你忘啦？我娘家西大街的门面房落实政策收回来了，早就要我去在那儿开发廊呢。咱家这门面，你住楼上，楼下开茶屋，正合适着呢。只要你乐意，收拾张罗这些事嫂子来办。”

小妹的眉头舒展开了。

“好吧，我听嫂子的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，听嫂子的准保没错。凡事要想开些，下岗的又不是光咱一个。况且咱学的文科与人家机械行业对不上号儿。下岗就下岗，咱还不稀罕上他那个班呢。茶屋的招牌一挂，俺小妹也是大老板啦，大学生老板比他谁都强。咱家不是紧挨着金井楼吗？就叫金井茶屋。怎么样？”

小妹的金井茶屋还满象回事儿的。我给借来四张旧八仙桌子，配上长条板凳。靠里边摆了个古榆木平柜作茶柜，正好掩住楼梯口方向。在门外的廊檐下挂了一幅条幅，上面绣一个大“茶”字，是小妹亲自写下绣上去的。小妹的一手毛笔字写得挺好，这个“茶”字就写得很秀气。窗棂格本来就是灯笼景的。站在门口乍一看，古色古香。进得门来，一缕茶香沁人心脾。墙壁上挂着小妹心爱的小提琴，旁边还挂了本留言册。嗨，小小茶屋，绝不俗气。

小妹今天特地穿上了她这件心爱的乳白色连衣裙，手里拿一本《茶花女》，亭亭玉立，光彩照人。红朴朴的脸蛋儿开着两朵山茶花，稍有点羞怯地对我说：“嫂子，我这份打扮行吗？”

“行，怎么不行呢？太行啦。茶客来了，大大方方冲茶上茶，管保他喝了还想喝，



走了还想来呢。”我极力鼓励小妹。

“好嫂子，你就帮我几天吧，我总觉得心里没底。”小妹央求我，显出又可爱又可怜的样子。

“好吧，嫂子帮你几天，为了我的妹子嘛。不过，我的好小妹哪，今日且作小茶妹，说不定明日就相上小茶哥了哟？”

“我才不想那些呢。”小妹眼里流出光彩。

“你不想呀？我可要替我的妹子想呢。放心，嫂子给你物色个如意郎君，白马王子。”

茶屋开张没几天，名声渐渐传开了。早上来的多是些上学的孩子和遛早的老人，一杯茶一个烧饼便算一顿早餐。晚上来的人多，有老有少，冲一壶茶，来一碟花生瓜子，边喝边聊天。白天来喝茶的人很少，尤其是半前晌，我和小妹都闲着没事儿，这时，小妹便摘下来她心爱的小提琴，拉奏两支曲子。

小妹的琴技极好，她一拉琴，我的嗓门就痒痒，情不自禁跟着曲调就轻轻唱上了。有时她拉得入了迷，我也仿佛驾着美妙的音律飘荡在高山流水之间。尤其是她演奏的那曲《江河水》，我每每要听得如醉如痴，忘乎所在，忘乎所以。琴声停了，我却仍然在碧波白浪间游荡。

“请姑娘再演奏一遍吧。”

一个男子的声音把我惊了回来。我迅速振作起来。只见茶桌前端坐着一位男子。不知人家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，看样子不到四十岁的样子，不算潇洒，但文静祥和，一看就是有知识有教养的人。

我忙起身，歉意地说：“先生，对不起，慢待了，请问先生喜欢喝花茶还是喜欢喝绿茶？”

“茶倒不忙，随便什么茶都行，只是想再听姑娘演奏一曲《江河水》呢，不知姑娘肯赏脸否？”

客人微笑着朝我和小妹点点头，很诚恳的样子。

我回头看看小妹，小妹羞怯地说：“拉得不好，让先生见笑了。不过既然先生喜欢听，那就请先生多指教了。”

小妹略定定情绪，一曲《江河水》又在小茶屋荡漾开来。

小妹拉得很投入，一个个音符从弦指间跳出。随着旋律的铺张，小妹微垂眼睑，好看的身段轻轻摆动，两条弯眉时而扬起时而舒放，我似乎第一次发现小妹是这样的娇美绝伦。

我给客人用细瓷扣碗冲上茶，放在客人面前。只见客人微闭双目，手指轻轻弹着桌面。我看出来了，这位客人此刻已经被小妹的琴声陶醉了。

“先生请用茶。”

琴声一停，我忙对客人说。

客人友好地点点头，眉宇间显出一股英气，很有教养地端起茶碗，小抿一口，眼睛一亮：“噢？普洱茶？金井茶屋不简单哪！”

听到客人夸奖，我很高兴。为小妹开茶屋，除过在市场上买了些花茶绿茶外，我把我爸待客的几样好茶也弄了来，至于叫什么名堂我也搞不清楚。刚才因慢待了客人，而



且见客人风度不俗，先就有了些好感，所以便随手取了好茶，特地用上景德镇扣碗。这是我陪嫁来的茶碗，专待贵客用的。没想到这位客人竟能品出茶名来，这才叫不简单呢。

我敬佩地说：“先生，你的学问真深。懂音乐，也懂茶道？”

“不敢不敢。我也是贸然出口，不知准不准呢。不过，在这古色古香的金井茶屋，品一杯香茶，听一支名曲，姑娘的琴技又这么好，真是别处难以有的雅趣，只是这么高雅的享受只让我一个人领受了。”

客人的南方口音普通话很好听。

我接口说：“我们茶屋刚开张，客人不多，先生尽可慢慢用茶。”

“噢？原来如此。”

客人在我续茶水的时候站起身，环视茶屋，走过去摘下留言册，脱口说了句：“妙。”转身对小妹说：“能允许我在册子上写几个字吗？”

小妹点点头。

我忙抢着说：“欢迎欢迎。我们的留言册就是请客人多提宝贵意见的。”

客人坐下来，张开册子，稍作思考，抽出册子上别着的油笔，很利落地写了几个字。然后合上册子，又挂回到墙壁上。朝我和小妹微笑着点点头，说：“改日再来喝你家香茶。”

客人说完转身出去了。我忙送客到门外，热情招呼欢迎再来。

我回来收拾茶碗，只见茶碗下压着一张一百元的票子。心里顿时对这位客人升起十丈高的敬意。我一抬脸，见小妹正翻看留言册呢。我凑过去一看，只见册子第一页上写着几个流畅的大字：沐浴江河水

落款是草字，仔细辨认，是“夏江”两个字。

自从那位夏江先生走后，小妹变得心神不宁了。琴也很少拉了，经常魂不守舍的样子。给客人冲茶时常常心不在焉，有一次要不是我喊她，几乎是提上凉壶给客人冲茶。

“小妹你怎么啦？神魂颠倒的？”

晚上收拾屋子时我问小妹。

小妹若有所思的样子：“嫂子，那天那位夏先生写的‘沐浴江河水’确是好句，我想了好几天也对不出下句来。我想，如果把‘沐浴江河水’写成书法条屏，装裱出来挂出，征下联，你说行不行？”

“原来你是想这个呀？我还以为你看上那个夏江了呢。夏先生那人倒是挺有风度的，也有学问，就是年岁大了些。有四十了吧？”

“嫂子，我是问你征联的事儿呢。”

小妹有些急了。

我忙陪笑：“行行行，好好好。旁边再写上：对上的赏茶一壶，对不上的请茶一壶。就这么办，来个新招儿说不定能招来客人呢。把我家妹子的书法也露一手，让他们看看。”

小妹的书法在我的眼里是上流的。

“沐浴江河水”这幅条屏写得秀秀气气的，裱得也不错，往茶屋墙上这么一挂，真

个如美人香草，茶香又添了几分墨香。

你别说，条屏这么一挂，客人还真就比先前多了呢，白天也陆续有人来喝茶了，不过，主要还是晚上客人多。有两个黄头发高鼻梁的外国人还进来瞧着条屏叽咕了半天呢。但是连着几天过去了，真还是没有人能够对得上的。有的客人边喝茶边端详议论，有的客人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画半天，笑笑又抹掉了。

这天黑间，一下子涌进来四五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进来喝茶。他们中间有个看来文化水平不错的。几个人嘻嘻哈哈一阵子，对了句：“迤迤迤遥遥车。”我忙赏了他们一壶茶，不收钱。

对面桌子的两个拄拐杖的老人见我真赏茶，也对了一句：“柄杖桃李木。”我也同样赏了老人茶。

以后几天再没有人能对得上的。留言册上写下的倒是不少，但有的是胡写乱画，有的离题万里，统统是蛤蟆跳到井里——卜噎（不通）。

小妹的征联赏茶着实热闹了几天，客人明显增加了许多，不过白天仍然是冷冷清清。这天快中午了，我与小妹正议论人们对对联的事儿，那位夏江先生又来了，我们俩忙起身让座。

小妹热情地说：“夏先生，欢迎您二次光临。”

我也赶紧插话，说：“夏先生您请坐。上回给你喝的果然是普洱茶。我问过我爸了，是他的一个云南朋友送的。今天我给您冲一碗银针，正宗的君山银针。”

“谢谢，实在不敢当，正宗的君山银针该是贡品呢，留着招待贵客吧。”

“哟，你夏先生就是我们茶屋的贵客。你写的‘沐浴江河水’我家小妹都写成条屏了呢。”

客人一眼看见了小妹写的条屏，惊讶地说：“噢？好手笔。姑娘功底不浅呀？噢？征联赏茶？果然用上这个点子了？怎么样？有对上的吗？”

“多些些胡写乱画的，有两条算是对上了的。请先生看。”

在我为客人冲茶的工夫，小妹已经把留言册捧给了客人。

夏先生接住留言册，一边喝茶一边翻看，半天不说话。

我憋不住了，指指那两句赏过茶的，问：“这两句算不算对上的？”

夏先生笑笑，说：“依我看，可以说对上了，也可以说没有对上。”他见我大惑不解的样子，解释说：“要从字形上对，从‘心’，从‘人’，从‘口’，还能对出一些来。但若从意境上，这两句就不能说是对上的了。”

客人喝了一口茶，见我俩都专心在听，接着说：“那天从你家茶屋门口经过，本来不打算进来的，但被姑娘的一曲《江河水》吸引了。想不到在这北方小城，有人能用小提琴把这支二胡独奏曲拉得这样美。听着姑娘的演奏，仿佛沐浴在清波微澜之中。音乐是高雅艺术，《论语》中说，‘子在齐闻《韶》三月不知肉味。’可见音乐的感染力是强烈的。尤其是名曲。再者，你看这句中后三个字‘江河水’，这是一首名曲。既要对字形，还要对名曲，是很有点难度的。”

小妹沉思良久，说：“照先生这么说，这该是绝对了？世间再无人能对上这‘沐浴江河水’了？那么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如果请先生对下联呢？”

想不到小妹会当面给客人出难题。我也听出来了，绝对就是绝对，谁也对不上。人家已经说清楚了嘛，何必要难为人家呢？我正想要为客人解围，因为我对这位夏江先生



特别有好感，不忍心让他作难。

然而客人却说话了：“当然，我自己以为还是能对上的。”

小妹立即瞪大了眼睛。

客人从容地执茶碗喝了一口茶，说：“听说过夏完淳这个名字吧？”

小妹摇摇头，说：“神童夏完淳？明末清初的吧？详细不大清楚。”

“是的。那是我们家先人，明末抗清英雄。小小年纪，才华超人。从师从父抗清复明，十五岁被执，十七岁遇难。在监狱中写下了一部《南冠草》诗集，文节双绝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位置。完淳之后，我们家先人有训，不食清禄。在我小的时候，爷爷教我识字背诗，给我讲《南冠草》中的诗篇。爷爷说，《南冠草》实在该叫‘蘭芝草’，并教我特别熟背一首题为《蘭芝草》的诗。后来我慢慢长大了，知道了这首诗是爷爷的爷爷写下的传家名篇。”

讲到这里，客人停顿住了，捧茶慢慢小饮。

小妹停了停：“先生的意思是——”

“以我家的传家名篇《蘭芝草》对名曲《江河水》，对一句：‘茗芋蘭芝草’。”

夏先生的家世震惊了我。我看小妹比我更激动，击掌一笑，说：“太好了。草对水，名诗对名曲，茗芋对沐浴——”小妹停顿片刻，忽又抬头面带疑问的样子说：“可是平仄似乎——”

客人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记得曹雪芹先生说过，原话记不清了，意思是倘有好句，别的可以不顾。如今姑娘以联相逼，我只好不顾平仄，以意境作招架了。”

一句活泼的话把小妹说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小妹得寸进尺，说：“先生既有招架之功，那就再招架一招？”

客人眼睛一亮，说：“姑娘的意思是——”

小妹闪着狡黠的目光，说：“第一，请先生把‘茗芋蘭芝草’书写一条幅，与这幅‘沐浴江河水’一般大小长短。”

“这个容易。”

“第二，请先生把你夏家的传家名篇《蘭芝草》也书写下来，与两幅条联配成一幅中堂。如何？”

客人笑了，说：“我明白了，姑娘在拷打我是不是临时杜撰篇名？这样吧，我先把诗写在留言册上如何？”

小妹也笑了，说：“说考就算是考吧，我倒要领教先生临时杜撰的本领呢。嫂子，你上楼把我的纸笔拿下来。”

我答应着上了楼，找着了砚台和墨汁瓶，随手从笔筒里握了大小三四支毛笔。下得楼来才发觉忘了拿宣纸，又上楼拿了一回宣纸。当我一切都铺排停当了，见小妹正捧着留言册看，好象被什么东西给吸住了，好半天不动窝。我好奇地凑过去一看，见册页上果然写着一首诗，题目是《蘭芝草》，下面是八句：

学诗不须浪觅句，南冠草丛多蘭芝。

香溢松江羞贰臣，霜寒苦月慰乃师。

抚章晨露叶初发，掩卷夏枝花早逝。

白头芦荻应自惭，春光十七胜百纪。



夏江第三次来我们茶屋，是小妹约来的。

今天我帮小妹把她的房间整理得面目一新。正面墙上是书法中堂。中间是夏江书写的《兰芝草》诗章，两边是小妹和夏江写的那两幅条联。在我的眼光中，夏江的书法功底比小妹更胜一筹。小妹把她的书柜也整理了一遍，房间里显得清雅的是小妹那把心爱的小提琴。这几天小妹的琴没有再往茶屋的墙上挂，因为挂条屏占了地方。按小妹的意思，琴不是随便什么位置也能挂的。今天，茶屋挂出又一幅条屏：

今金井景上添锦

我知道这是小妹苦思出来，有意要难一难客人的绝对。我们家挨着的这座巍峨的金井古楼是古城八景之首，因楼下有一眼神奇的古井，传说古井中有一匹神奇的金马驹，因而得名金井楼。楼高十丈，飞檐三叠，雕梁画栋，一块匾挂于檐下，上刻“金井古迹”四个大字。登楼俯瞰千家青堂瓦舍，犹如登上一艘苍苍古船，仿佛批阅一部四千两百年沧桑书简。

一切都收拾好了，时间还早一些。我对小妹说：“小妹，你今天约人家来，是不是要学苏小妹三难秦学士呢？”

小妹脸儿一红，说：“夏江这人我们是难不倒他的。他学问深厚，阅历也广。不过我还是想考考他。”

“小妹，你是不是对他有了点意思？和嫂子讲心里话。”

小妹沉思的样子，说：“嫂子，你说‘魅力’这个词儿怎么理解？”

见我一时答不上来，她接着说：“夏先生这人身上就有一种魅力。有学问，有风度。特别是谈吐举止间透出来的那种智识男子的气质，是很有感染力和征服力的。”

“嗨？我家小妹的心被人征服了？人们都说男子的魅力在四十岁左右，果然是的。可是这个年龄的男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。小妹，还是面对现实，少来点想入非非吧。”

小妹若有所思的样子，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说：“嫂子，夏江的一家在洪灾中全完了。就留下他孑身一个人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我是听他打电话与远方一个表舅说的。他没有发现我在他的身边，他握着话筒哭得好伤心呢。听他在电话中说，原想着在这里能谋个职业，但未能如愿，明天就要离开了，是真正的流浪者了。”

“啊，这么说倒是怪可怜的了。可是他那么有学问，也——”

“唉，学问又不是烧饼，有学问又怎么样？我不是——”

听话音又碰到小妹的伤口上了。我另转话题：“可惜就是年岁大了些。”

小妹接口说：“其实我可不这么想。鲁迅和许广平年岁差多少？徐悲鸿和廖静文年岁差多少？郭沫若和——”

夏江带着风闯了进来，打断了小妹的话。他今天格外精神，有股英气袭人，一进门就抱歉地说：“打了个长话，与一位远方同学聊了半天，时间迟了些，赶紧往过赶。一来，听姑娘说找我有点事，二来呢，向金井茶屋道一声别。今夜我就要离开贵地了。”

夏江一眼看见了新挂出的条屏，手一拍案：“妙！绝妙好联。”



夏江一进来，小妹显得很活泼。她迈着轻盈的步子，端过茶碗放在客人面前，显出很快乐的样子，说：“请夏先生先赏联，后饮茶。但不许喝凉茶哟？”

夏江一怔神，随即爽朗大笑，说：“哈哈，姑娘这是逼我七步诗呢？还是观我斩华雄呢？”

小妹也爽朗笑了，说：“兼而有之。且叫温茶七步联吧，对上了说不定还能传成佳话呢。但有言在先，夏先生不许临阵脱逃哪？”

显然，客人的兴趣也被激起来了。客人站起身来，说：“在下遵命，但愿这碗中香茶凉得慢一些。”

只见他在地下踱了几步，忽然一扬头，笑望小妹，说：“请姑娘拉琴一曲，在下曲终唱联，决不食言。如何？”

小妹乐了，说：“好，好一个曲终唱联。”说着，蹦跳几步上楼取下琴来，与夏江四目一撞，一曲《梁祝》便荡漾开来。优美的音律，优美的身姿，连我看着都动心。我觑一眼夏江，他似在沉思，似有成竹。

余音绕梁未绝，夏江朝小妹一笑，说：“夏某冒昧了，请听下联：

倾卿琴情里藏亲

“怎么样？姑娘可允许我趁热饮此香茶？”夏江说着已捉住茶碗，笑容可掬地顾盼小妹和我。

我高兴地喊：“好！对的好！该喝该喝。”

小妹更是兴高彩烈，说：“喝茶可以，但还得再书写下来。夏先生不许推辞，现在就请先写在留言册上。”

夏江执茶碗小饮一口，略顿一下，说：“书写一联是该当的，只是这留言册我劝姑娘改成一张小刊。打印复印就行，起个好听的名。”说着，从衣袋里掏出来一折纸，往桌上铺开，说：“我有个创意，像这样子。不知合不合姑娘心思。”

我急忙凑过去一看，这是一张四开的白纸，上面用直线划成形状大小不一的方框，注着栏目名，有“茶经”、“茶趣”、“茶联”、“茶诗”、“茶和”、“茶道”等，还有几幅简笔画插图，刊头位置的方框内，用线条划出“金井茶”三个空字。原来他已经为我们茶屋操上心了。

小妹高兴得又拍手又跳，说：“夏先生，你这点子太好啦，凭着这一张小刊，我们办成周刊，我们金井茶屋的名声可就大啦，说不定还得顾人经营呢。夏先生你这点子价值千金呀。谢谢你为我们搞的创意策划。”

能看得出来，夏江也显得很兴奋，说：“价值千金不敢当，可敬的是在姑娘身上——不，是在金井茶屋找到了知音。”

他似乎觉得说脱了口，略定了定神，说：“前些时我给一家饭店搞过一个创意，策划搞文化餐馆，突出文化含量。我们国家饮食文化也好，茶文化也好，酒文化也好，源头远，面积大，积淀厚，尤其在你们这座文化古城，我发现还没有人这么专搞。然而知识层次上不来的很难接受。”

我见他俩高兴的样子，便接上话茬儿：“我家小妹文化水平就高，你看她这一笔字，多秀气。说句大话，和你夏先生对两句诗也打不下马来呢。”



小妹笑嗔我：“嫂子，在夏先生面前还敢夸我呢。让人家笑话。”

“笑话什么？和夏先生对诗可是你说的啊？”

夏江一听很高兴，说：“是的是的，姑娘身手不凡。不过，姑娘既有诗作，不妨亮出来奇文共欣赏？”

小妹剜了我一眼，然后大大方方地说：“好吧，我当场和诗一首。也请夏先生当场作文一篇。怎么样？答应不答应？把我们的诗文就刊在《金井茶》首刊号上。如何？”

“谨遵命。”夏江脱口而出。

小妹张开留言册，略作思索，一扬头，说：“我就步夏家《兰芝草》的韵脚和一首吧。夏先生别见笑哟？”说完轻声念出来七句：

炉炼十代成一句，一字一珠缀兰芝。

南岗忠骨朱家臣，东篱黄菊夏门师。

滴血桃花怒抒发，带薇英魂未肯逝。

学诗女儿心不惭，……

念到这儿，小妹忽然停住，莞尔一笑，说：“这最后一句暂且寄下，待夏先生交卷后，我再补上。”

我仔细观察夏江，从表情上能看出来，他很激动。小妹念一句，他轻轻击一下掌。小妹最后一句没有念出来，但飞过去一个深情的眼波。夏江显得有点慌乱。

“夏先生，小妹的诗和得怎么样？”

夏江怔了一下，忙喝了一口茶，很快恢复了情绪，说：“不简单，姑娘果然是才女。这最后一句不妨让我猜猜看，要是猜中了——”

“赏茶。”

我忙接上话茬儿，说：“猜不中罚酒。”

小妹和夏江对视一眼都开怀笑了。

夏江说：“好好，罚酒罚酒。做不出文来更愿受罚。请姑娘出题。”

小妹抿口一笑，说：“就以茶屋旁边这座金井楼为题，如何？”

“好一个厉害题目。”

夏江一扬眉，说：“你家一座龟城，再加一座金井楼，能把我这外乡人压成烧饼。请允许我出去观察一番如何？”

小妹抿嘴一笑，说：“给你一个时辰。嫂子，咱们到后面做饭去。这里让夏先生给咱看茶屋。夏先生，罚茶罚酒就看你的了哟？”

照小妹的安排，我上街置办了酒菜，摆在楼上小妹的房间里。

我悄悄问小妹：“这吃的叫啥酒呀？”

小妹脸儿一红，调皮地说：“罚的酒呀？嫂子你刚才说的呀？”

“去去去，你的心思还能瞒过我？”

“嫂子，咱留夏先生吃顿饭吧。出门人不容易哪，怪可怜的。况且我还想再考考他。考中了——”

“考中怎样？”我追问。



小妹一笑，说：“考中了嘛——吃茶呀？”

“考不中呢？”

“罚酒呀？”小妹脸儿一红，说：“嫂子你就别问我啦，你悄悄下去看看，看他写完了就喊他上来吃饭。”

“嫂子都成你的使唤丫头了，楼上楼下的我才不乐意跑腿呢。”

小妹急了，说：“好嫂嫂，妹子求你了。我的用意你还不明白么？说是考他的作文，那是虚晃一枪嘛。是想留他吃一顿饭嘛。不这样出题，他肯待这么长时间吗？快去看看嘛，要是有人来喝茶，夏江他就写不成了。”

我扑哧一笑，朝小妹挤挤眼。

来到楼下，茶屋里静悄悄的，夏江正在全神贯注地挥笔疾书。我没敢惊动他，瞧瞧墙上的石英钟，快一个小时了。我轻轻给他往茶碗里续上茶水，从他背后一瞄，就在那张《金井茶》纸的背面已写下一大篇文字。我只认出题目是《金井楼赋》，下面的字连笔带草认不出来。

忽然我不小心碰了一下凳子，把夏江吓了一跳。夏江搁笔一陡，立正身子，正好墙上的挂钟奏报点音乐。夏江舒展一下胳膊，说：“噢？正好正点交卷？”

夏江说着朝我点点头，执起茶碗一饮而尽。

我正要喊小妹，一回头，小妹已经站在夏江身边了。夏江把他写下的文章往小妹面前一推，说：“字写得了草，让我念一遍，请姑娘点评。”

小妹接住纸看看，说：“你的字我能认出来，还是我来念吧。”小妹清了清嗓门，朗声念道：

龟城之央，金井之畔，画檐三叠，精彩灿烂。桂梁桥架，居胜境之佳地；楠柱环列，锁仙乡之琼廊。玉兽吐虹，表昆仑之崑崙；铜雀鸣春，壮蓬莱之巍垣。登层楼也，则跨长街若驾龙辇，流光流彩；驭柳水如舞羽裙，美轮美奂。放望眼，南北通衢商号栉比鳞次；东西街市游人熙来攘往。金字高匾，闪耀康乾盛世风采；妙笔长联，大写华夏昇平景象。鹤哨声里，一曲民歌牛味播香十万里；龙壁屏上，七色金线漆艺放彩四千年。再登层楼，则蜃影朦朦，人迹历历。日昇昌凭一纸黄票，雷掌柜敛天下财富；圣临巷仰三世福荫，赵举人接皇家奎典。城门洞开，八路军镖马饮汾水，拜师王家门宗八趟信拳；轿帘微垂，五十里车杖渡惠桥，送别徐府恩师一代大儒。更登极顶，则稽首参太白，焚香迓奎星。点将台上，战旗猎猎拂秦月；大成殿前，诗韵朗朗折汉儒。凤巢采赤城霞霓织云冠百丈；金井涌庐山瀑布烹香茶一杯。华阁启处，则琴瑟御风，丝竹和雅。黄鹤衔句北来，声闻鸚巷；紫燕携语南去，讯报谢堂。彩蝶托梦春晓，庄生诵经；嘉木集景上林，相如献赋。美哉斯楼，普照灵光。客有歌曰：朝夕三市兮，白驹郤往。把盏临风兮，忧乐一觞。归去其来兮，躬耕山亩。有幸于此兮，吾复何憾。

好一篇锦绣文章！我听得都入了迷。想不到这位夏江先生住了不多些时候，就把我们这座文化古城的风物典故了解得这样透彻。我看小妹，小妹手捧文纸抖得半天说不出



话来。忽然，小妹紧紧捉住夏江的手，俩人四目相对……

看他俩那缠缠绵绵的样子，我发觉此时此地我是个多余的人了，便悄悄溜到楼梯口。只听小妹轻声说：“和诗的最后一句，还是让我来补上吧：欲与郎君换庚纪。”

我偷觑一眼夏江，夏江神采飞扬，他缓缓捉住小妹的手，慢慢抬起来送到嘴边，轻轻吻在小妹的手背上……

我走上楼梯高声喊：“小妹，菜凉了。”

这是一顿特别的午餐。我给夏江和小妹每人斟好一杯酒，借口要照料茶屋，就下楼来了。不过好奇的心理驱使我总想听听他们在交谈些什么。在楼梯口，他们的声音断断续续能听到一些。

夏江的声音：“……小妹还考我什么题目？”

小妹的声音：

“屈原的《天问》先生是读过的。我们俩以诗的应答来一篇天问如何？”

此刻正好有客人来喝茶。我为客人冲好茶，又来到楼梯口侧耳听，听得上面传下来小妹的声音：“你可曾有过一个贪婪的念境？抱月投江的才子送你一册狂草诗论？”

夏江的声音：“你可曾有过一个默默的虔诚？青牛背上的老人赠你一部难懂的经文？”

小妹的声音：“你可曾有过一个飘渺的追寻？踏万长江去摘巫山月轮？”

夏江的声音：“你可曾有过一个美丽的欢欣？在五彩斑斓丛中拥抱花神？”

小妹的声音：“你可曾有过一个庄严的天问？面对滔滔汨罗，滚滚长江，浩浩洞庭？”

夏江的声音：“你可曾有过一个蓝色的旅行？驾松花江波，跌落尼亚加拉，荡入亚马孙丛林？”

……

天完全黑下来了。今天的茶客来得多，一进来欣赏半天小妹的“今金井景上添锦”条幅，都说这是绝对，谁也对不上。我心里说，喝你孩儿们的茶吧，对句的人正在头顶上对大对子呢。想到这儿，我不由得又来到楼梯口，他们俩似乎永远对不完。只听小妹激越的声音：“你可曾有过一个指点迷津的烛灯？跟着维其略游遍炼狱的底层？”

夏江的声音也激烈起来了：“你可曾有过一个海涩懵懂？遍访高师，绞尽脑汁，解不开一部绝对精神？”

小妹的音调缓下来：“你可曾有过一个袅袅诗韵？在河之洲，水一方，弹点伊人的香踪？”

……

客人多起来了，忙得我团团转。在楼梯口停留的时间几乎没有了。我好几次想打断他们的交谈，让小妹下来帮我招呼客人。走到楼梯口又退了回来，因为我不忍打断夏江那厚重好听的声音。

小妹好象说了句什么，夏江说：“你可曾有过一个颠倒的命名？把红楼梦刻成红楼梦铭，把陋室铭演成陋室梦？”

小妹的声音：“看来还是你占上风了。我得下去帮嫂子了……”

果然，一会儿小妹就下楼来了，走到我身边，悄悄说：“今晚我到嫂子屋里去睡。”



夏江他——住下了。”

“怎么？他明天才走？”

“好嫂子，夏江他不走了。”

“那他是喝醉了？”

“不。这阵儿他正在策划搞《金井茶》呢。明日准时出刊。”

原载 1998 年 12 月《古城文学》

诗 缘

在我们山西祁县地面，男儿年过而立而尚未娶亲，最着急的自然父母。我的母亲虽说是退休教师，但满脑子中国传统文化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她老人家规矩我的铁定信条。对于我事业的选择，尤其是三十岁还不准备结婚，她老人家更是一百个烦心。在她老人家的潜意识中，自由撰稿人根本就不是个正当职业，供我四年大学又上了两年研究生，不能说算是白供了吧，至少是供非所愿。而我堂堂一米七五的小伙子又不缺鼻子不缺眼，到三十岁了尚不成亲，似乎更是荒唐。让她老人家自我感觉在人前有些抬不起头来。近一两年她老人家托媒提亲的像走马灯似的踢破了我家的门槛儿，前后足足有一个班也不止，天天上门来烦我，而我竟然一个也相不中。老母亲着实着了急，送走了媒人之后，关上门指着鼻子质问我：“你呀，怎么也不秤量秤量自家有几斤几两？人家哪一个配不上你？莫非只有白金汉宫的戴安娜公主才能配得上你这个无业王子不成？”

平心而论，媒人们领着上门来相亲的这些个姑娘们，论学历，全是大专以上。论门第，许多是局长部长经理厂长家的千金。论长相，那一个也如花似玉。然而我却一个也相不中，为什么？情趣不合。

母亲生气地说：“妈不管你情趣不情趣，今年赶过春节你小子必须给妈把媳妇儿领回来。否则妈决不饶你。”

老母亲下了最后通牒。其实，我这心里不是不着急，但毕竟是终身大事，一辈子朝夕相处的伴侣，怎么着也得情趣相投，志趣相合才是呀？在我的心目中，我不大追求什么花容月貌，志趣是第一位的标尺，我理想的爱侣应该像冰清玉洁般的一尊雕塑。可是我心中的“玉雕”在哪里呢？这么思谋着，躺在床上不知怎地竟迷糊睡着了。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猛然醒来一看，窗户上亮堂堂的，我以为天光大亮了，拉开窗帘一看，天空明月高挂，薄薄的云彩织下一天灿烂。我睡不着了，坐在书桌前习惯性的打开电脑，心猿意马间随手点开QQ号，忽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名字：身无彩凤双飞翼。

咦？这个名字高雅。难道世间果然也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失眠人？

在网上聊天儿，使用什么名字的也有，有叫什么“胡萝卜”的、“含羞草”的，甚至有用“狗屎”的。但是这位“身无彩凤双飞翼”就既脱俗又高雅。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，这是位“凤姐”，肯定是个女的，而且是个外地人。于是，我便怀着且当玩儿一下的兴趣，以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为名字，与这位“身无双飞翼”的“凤姐”聊了起来。

在聊天儿的过程中，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位“凤姐”喜欢对句。对句就对句，我最不怕的就是对句，这是我的长项。我随意出了句明人汤显祖《牡丹亭》里的句子：“三分春色描来易”。我原以为她会顺着对出下句“一段伤心画出难”的，然而她却对了一句韩愈的“一年明月今宵多”。

我想，看来此人喜欢唐诗？唐诗就唐诗吧，于是我随意出一句唐人谭用之的“秋风万里芙蓉国”，原本想着她可能会顺着对出下句“暮雨千家薛荔村”的。然而她竟然对了一句戴叔伦的“兰溪三日桃花雨”。实在不能说人家对的不巧。而我却立即产生了一



个念头：看来此人是在向我卖弄她的诗才？于是我故意点了一句韦庄的“一船明月一帆风”，果然，她立即对了一句元稹的“万树松萝万朵云”。嗬？这人真可以的啊？

我想，看来这位凤姐对唐诗是轻车熟路的了。背几首唐诗我倒是不发愁，但是要这么着和她比赛？而且是像她这么东抓西扯的对句？这可就不是我的所长了。这样一来，说不准哪一下子就会将我难住的。看来我得改变策略，干脆我以唐人风格作一首诗，看她如何对？想到这里，我略作思索，一抬头看见了窗户上的月光正好照在我窗台上的菊花盆景上，立即想起了李太白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的句子。我的心激灵一动，于是以月中嫦娥为意境作一首绝句，取名嫦姐，一边敲击键盘，信口大声吟唱出来：

嫦姐盈盈到我家，陋室不比广寒差。
窗前弄影赏秋菊，堂下小憩品春茶。

母亲听到我的吟唱也醒了，她老人家咳嗽了两声，隔着房门对我说：“冰儿，三更半夜的你唱什么呀？是不是要学疯癫了？”

我不愿意打扰她老人家的休息，鬼使神差般敲下我的电子邮箱，匆忙关了电脑，倒一杯开水给母亲送了过去。心想，我才没工夫和你这只“身无双翼”的彩凤凰瞎聊什么天儿呢。如果你有兴致，你就步我的韵脚和一首试试看吧？

我从内心反对那种无聊的在网上和不认识的人聊天儿，昨天晚上算是第一次涉足。然而就这一次，就让我心里老惦念着那只“身无双翼”的彩凤凰，我无端的想像着这位“凤姐”是个什么样儿的品貌秉性呢？会不会是个大观园里的王熙凤？果真要是个王熙凤呀，我倒是挺欣赏呢。然而理智给我自己约法一章：从今往后绝不可误入聊天儿歧途而耽误了正事。

晚上九点，我按照习惯打开电子邮箱流览，上面有几家杂志社的几条约稿信息，有一件是催稿信，是我答应的一部中篇小说，很急迫。而另一个邮件却第一次见到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“身无彩凤双飞翼”步我的韵写的一首诗：

以嫦姐为题和一片冰心在玉壶先生：

阅罢君家阅我家，嫦姐不辨门第差。
采得东篱金凤菊，烹作西厢玉壶茶。

好家伙，果然有答诗了？而且诗语间好像她这只“金凤”对我这只“玉壶”有了那么一点儿意思？要不她肯巧妙地套上待月西厢的意境？平心而论，“凤姐”的和诗步韵巧妙，就意境来说，比我的诗要略胜一筹呢。我这个人心地要强，不甘落后。心里暗想，难道我堂堂七尺须眉男儿竟然会比不过你一只“凤丫头”不成？在我的潜意识里，假如她不给我回信，或者她的回信被我看不上眼，我肯定不会再理睬她了。如今一看她比我强，我心里很不服气。

但是怎么样回击她呢？我思来想去，忽然想到一着绝招儿，让她无论如何也对答不上我。我要以我们祁县古城为意境写一首律诗，难一难她这只没有了翅膀的外地凤凰，看她如何动作？